

岭南西道屹立华夏西南半壁,自古东趋湖广而遥望深厚中原,北入黔渝对接万里长江茫茫湘水,西北直抵大漠羌陵蹀入天府而走陕甘,寥廓伟岸,秀蔚弥望,清迥道风,天趣一统,让人神醉情驰。而地处北部湾海岸心腹之钦州,令人缥缈遐思水天一接湛蓝无际之海洋,应了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深秋的钦州,风轻云洁,山海清朗,红树碧郁,棕榈青挺,朱槿绽放,缠绵淡雅。一天一地一海,铺排得大大方方,风姿气韵无与伦比。阳光洒落收割过的山海间,熨帖和煦的大地,沃野像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妩媚、温醇、丰满而柔韧的躯体,幸福地舒展在干干净净的晴空下。流进海畔,垂柳娉娜,花草葳蕤,曲径隐逸,清婉幽丽。而那鱼翔潜底,又一下子把你的依稀往事、钟爱笃情,一一唤回。夜幕降临,星斗满天,“云破月来花弄影”,叫人喜不成寐,如同他乡遇故知。

一

钦州与东盟山水亲近,民间交往悠久,曾两度兴起海上丝绸之路。2000多年前,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从附近合浦始发,山呼海动,人欢桨急,商船迤邐穿行东南亚。然而,时空空桑,随着汉末政治黑暗,南越王拥兵自重割据岭南,至三国两晋南北朝,广西先属吴后归晋,及至不断更迭的南朝宋齐梁陈,战乱频繁,尸横遍野,民不聊生,海上丝绸之路一度凄冷,被历史亲热一番后,又被无奈地遗弃。

大唐胸怀世界,岭南再度兴起海上丝绸之路,钦州又被历史垂爱,海外使节商贾慕名经北部湾纷至沓来,仰望茫茫中原,一睹东方大国风采。北宋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西夏与辽金人侵上,南宋偏安江南一隅终被蒙古人所灭,岂有政治谋略放眼南海?元代驰骋天下,开创的蒙元帝国疆域辽阔震惊世界,可惜“只识弯弓射大雕”,“其兴勃焉,其亡忽焉”,岭南开发也就随风飘逝。明代大修长城,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而疲于折腾,民不堪命,在郑和下西洋潇洒一回后,岭南海上丝绸之路之销声匿迹。清末闭关自守,海禁森严,北部湾海岸沦落为一个个荒芜不堪之孤港,残山剩水,一片死寂。孙中山先生曾立誓在钦州建立大港,然而振兴岭南、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梦想,也因所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而破灭,如今袒露一阕风干的史诗。这位伟大的先行者,可谓生不逢时,仇恨终身。

岁月弹指,千年易过。时光流转到20世纪90年代,开放、合作、和平、发展,燃烧一轮血红

■ 讲述

丝路花雨钦州湾

□ 传 义

太阳的煌煌凤愿,成为中国与东盟之共识,整个世界也无不为之殷殷瞩目切切怀抱。曾两度兴衰的海上丝绸之路,再现万象婀娜之岭南,坦示北部湾逶迤海岸之钦州。不期而遇,风情缱绻。这足以告慰早已坍塌在民族疆域里的丝路花雨、商旅废墟、文化荒原,岁月幸甚,民族幸甚。熨帖历史定一定情怀,当下钦州的达观,或许能抚慰人们心头盘桓的往昔惆怅。

海纳长河远,天包大地圆。“上善若水”,老子倡导人的内心要像水一样深沉淡泊,善利万物而不去争夺、不求回报,终成其大,淼淼太和。中国与东盟顺风顺水,在广西搭起大平台,缔结经济自由贸易区,适时应势,吐故纳新,石破天惊。广西地处华南、西南与东盟结合部,北海、钦州、防城港水深、浪静、岸线长,是中国西南最便捷出海口。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文莱等开展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建设广西—新加坡经济走廊,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形成中国—东盟“一轴两翼”区域合作新格局,振兴海上丝绸之路。可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响亮铿锵。要让历史告诉未来,更是着眼未来谋略当下。悠悠神州,凿凿时空,清朗可鉴。

任何民族、任何国度,如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畏葸不前、无视时势,必被岁月的惊涛骇浪所吞噬、所淘汰。但历史给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子民的发展机遇,往往千载难得。钦州赢得了机遇,在耕耘青春,更在开拓史诗。

二

尽管远古海上丝绸之路早已湮没,但历史早已赐予这里一脉文化高地,深植了文化基因,播下了文明薪火。

4000多年前,虞帝南巡广西,传下诸多神话。先秦时,广西为百越之邦,极尽荒凉。秦始皇“东向扫六合,挥剑决浮云”,统一岭南,钦州多属桂林郡。自秦凿灵渠沟通浩长江清清碧水,促进了岭南与华夏文明之融合,钦州开始渗入无

新作品·纪实

□ 传 义

比灿烂的中原文化。汉武帝文韬武略,将广袤土地归入华夏神圣版图,汉文明更是源源不断与岭南相交相融。隋朝赐名钦州,嗣后始终为西南边关之扼要。大唐盛世,万邦来朝,岭南民族融合空前,中原文明更是亲切融入这里的闾里巷间。宋代广西为广南西路,元末设广西行中书省,更是一片源远流长、族群绝唱与中原文明融汇凝结的风土土壤,深邃凝重。秦朝以降,军事移民、滴贬流放及政策移民,南北人口杂居通婚,使百越民族成分更加多姿多彩,文化融合炽烈。君不见,风靡天下的越州古城遗址、恭城文庙、南宁望仙坡、合浦东坡亭、柳州柳侯祠、桂林鉴山寺、梧州真武阁、左江斜塔、三江程阳风雨桥及胖鼓楼等等,镶嵌在往复创变的泉声山色中,犹琪花玉树,如首首史诗。南朝文学家颜延之任桂林太守留下名句“未若独秀者,峨峨郢邑间”;大唐颜真卿在岭南横涂纵抹瀚墨道劲,鉴真大师东渡返桂参禅授戒,韩愈更有“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脍炙人口;宋代朱熹所撰《靖江府新作虞帝庙碑》字字珠玑,苏东坡驻足合浦吟下华章《雨夜宿净行院》,周去非《岭外代答》专记岭南风情,陆游《老学庵笔记》绘声绘色介绍桂地雉戏,米芾在此挥洒墨香心迹;明朝徐霞客写下雋永八桂游记,王阳明更在此探究心学哲理……悠悠岁月,丝丝文脉,浸润南疆,风化岭南,雕镂人心,于斯为盛。岭南要么不来,来了便成了半个诗人。广西拥有他们,广西就堂而皇之进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二十五史堆积如山,写在这个南荒之地的篇目还算说得过去,这儿毕竟是历代王朝的边远地带,恒久地担负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

2000年前的岭南,也是中原王朝流放之地,尽皆原始森林,潮湿蒸郁,瘴疫猖獗,人烟罕见,笼罩恐怖。隋代令狐熙、唐代柳宗元、宋代苏东坡、明代袁崇焕等等,曾被滴贬流放,或途经于斯,或终老于斯,也将中原文化传播于斯。余秋雨评说,这些流放岭南的官员,日子孤苦寂寥,落魄落魄。但灾难也给了他们一份清静,不再担忧

仕途枯荣,与山河结亲,与天地对话,便能超拔俗世进入创作状态,华夏文化从此拥有许多佳作。“文章憎命达”,这些人物注定要与苦难相伴一生。时过境迁,过了一个时期,连最高统治者也觉得他们不坏更无罪,便平反昭雪,但已铸成无法原谅的历史大错。他们打熬过的山水居室也成了遗迹。如书院遗址星罗棋布,南下汉官墓葬遍布合浦方圆。柳宗元和刘禹锡因力举政治改革同被贬到岭南,刘禹锡去了广东连州,柳宗元到了柳州,后来寄诗刘禹锡“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的人格,犹如他的诗句“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在此充分利用贬官身份,为百姓挖井、办学、种植、修庙,因过劳47岁死去。英年早逝实为民族之痛,但他的《永州八记》成了中国文学史之幸,后人从中看到一个民族的心魂。

钦州副市长高朴坦言,钦州湾的发展和振兴,还得感谢所有南下的谪官逐臣,他们从根上使岭南开通,随着岁月迁移,岭南人更加开明,钦州人也更加开阔。“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足可表明他们的品格了。寥寥几语,倒使我心胸为之展。

文化尚存,民族血脉就涌动不息;文化健在,华夏根系就永远深扎这方曾吃尽风霜雨雪饱尝酸甜苦辣的土地。

三

时不待我,我待何时。钦州湾是中国对接东盟的重要航运物流枢纽、市场交易枢纽和产业合作枢纽,作为西南中南出海大通道、新兴大型临港、临海工业区的独特功能,钦州从容担当,立足一隅做着纵横四海的大生意。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沿海基本形成以港口城市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格局,港口城市经济总量均超过省府城市。滴水穿石,金石可镂。再经几年打拼,广西沿海同样也会崛起一个明星城市,那就是鬼斧神工风姿卓仪之钦州。那时,我们伫立南海面向中原,心境真的可用唐代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形容了。

历史长河竟在钦州拐了一个大弯。钦州不动声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之缩影,名副其实成为广西海上丝路之起点,更是中华民族又一条生命之通衢。

钦州湾海上丝绸之路之勃勒兴起,2000年前的灿美光阴悄悄回归。苦熬苦捱,异曲同工,风流旖旎,千年等一回。犹如一位慈祥善良的母亲,慰抚

曾思怨如山的西南半壁,顾爱曾伤痕累累的岭南苍生。

四

文化的本性是交流、沟通与理解,随时随地渴望高层次文化知音相聚,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与东盟文化交流日益深入,钦州湾将同时再造一片宽容天下五彩缤纷的岭南文化高地。俯瞰四海,目光自信。经济搭台、文化绵延、精神栖息,那时,这里的疆土风物,真乃天籁、地籁、海籁、人籁之共鸣。

筭路蓝缕,以启山林。如今的钦州湾,响起生命之呐喊,健壮身躯蓬勃律动。颠覆了历史,改写了历史,将岭南流放凄凉的岁月彻底湮没在时空尘埃之下,还清一笔历史宿债。跨越千年,前无古人,天地惊慕,莫过斯焉。

如今,这里山光水影,日夜呼应,渔火明暗,船樯隐约,青黛拥抱,芳草萋萋,俨然一个摄神夺魄、逗人情思的地方。在这山里长着民歌、地里生着民歌,海里盛着民歌的广西,叫人心旌缭乱,不知定夺,岭南人在追踪、依恋、祈禱。钦州儿女更是靠着这民歌从遥远的古代唱到时尚的今日,而且还在谱就一首首清新动听之歌谣。犹当妙龄,风姿绰约,风雅撩人,朝朝暮暮,暮暮朝朝,直至地老天荒。看云看月看日出各有胜地,君若看海,万不可忘了再亲昵不过的钦州湾。

碧波荡漾的钦州湾,一下子成了钦州人胸怀旷达之代称,又是起伏不惊的诗海。生老病死不再是简单沉闷的重复,而是上下追求津津有味的理由,人生也就值得活一回。钦州人胸怀是大了,钦州湾之汪洋自然就小了。钦州儿女在这里构造人生与寰宇之和谱,是人生旅途的起点与终点。

“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广西自古出山出水出人,群贤毕集,英才辈出,生命密码一脉相因。构建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大平台的重要组织者、曾主政钦州的张晓钦是我多年知遇,在京时,他就那么气宇轩昂,学养深邃,透着学者气质和大家风范。来桂不久,更是奔波东盟,纵横游说。既然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困扰边地发展,那么,就要为民请命。

正是岭南好风景,浓丽时节又逢君。这回置身钦州湾,感受晚钦工作过生活过的地方,陡然一惊:不料他在南疆这山海天地间,张罗一个可人的境界,弄出一片赤诚的造化。他低处一隅,澹泊宁静,没有炫耀,激荡的海水便是见证。我们将见证钦州湾从深邃走向宽广,从清雅走向瑰丽。

■ 人物

洪炉：战争细节的记录者

□ 杨永革

一

洪炉笔名卢弘,1931年6月生于江苏泰兴,1944年参加新四军,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以及解放杭州、舟山群岛等战役,经历了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战争,先后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和朝鲜军功章。

洪炉的父亲郭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日本鬼子进村时放火烧了他家房子,母亲只好带着洪炉等4个孩子在菜地搭棚住下。不久洪炉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已是抗战后期,当时他只是个很小的“小鬼”,开始还不主力部队,只是在家乡的区委机关的值班班。因为他太小,组织上就把他送到县里去学习,被发现有绘画天分,学习结束后到分区的《江潮报》工作。在报社,他一面继续学画,一面兼任收发员,还分管报纸上的广告。后一项工作使他很头疼,因为他从未正经上过学,不会算术,不知怎么算广告费,幸亏业务不多,即使算错也关系不大。在《江潮报》,洪炉发表了文学处女作,还有一些连环画和木刻。

抗战胜利后,他又改行去搞了文艺。在剧团每天连干带玩十分开心。后来苏中三分区和四分区合并,组成新的华中一分区,他就成了一分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从此成为正式的新四军小兵。在文工团,每天的任务就是画画,有时是大张的宣传画,内容主要是庆祝抗战胜利、保卫胜利果实等。因为个子矮、胳膊短,只得在脚下垫个小板凳,站在上面才够得着桌上的纸,因此被人称为“小画家”。

1946年5月,洪炉调到新四军1师文工团,由地方部队“上升”到主力部队。画画、编快板、演话剧、写歌词、刷标语、写剧本、上前线,样样都干,多次立功受奖。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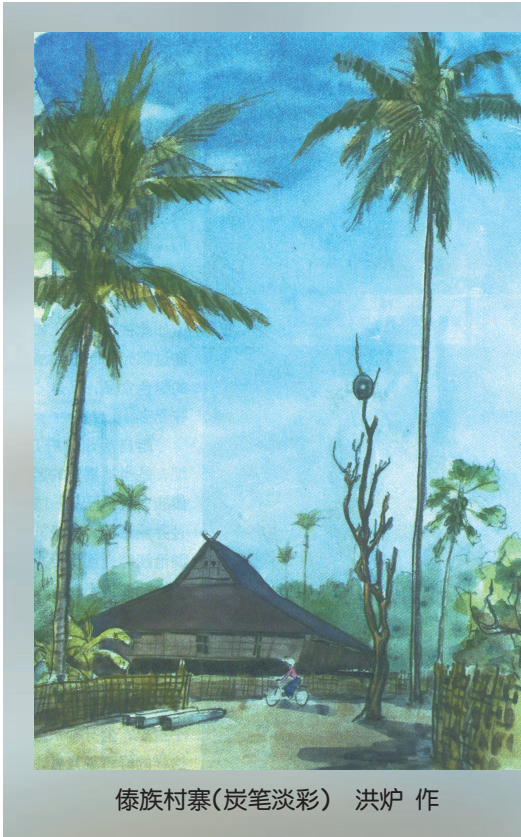
1952年,洪炉以志愿军战地记者身份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写作并发表了大量战地报道和通讯,还创作了大量插画、宣传画和连环画等美术作品。

上世纪60年代,电影《英雄儿女》轰动全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英雄王成的呐喊,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形象,也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而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就出自洪炉笔下。

这个原型是在1953年4月的石硐洞北山第三次战斗中出现的。他叫蒋庆泉,是23军67师201团的一个步兵机员。

蒋庆泉的任务就是用步话机联系炮兵,告诉炮兵打什么位置。第三次战斗上去了160多人,本想占领这个阵地但敌人拼命要把它夺回来。打到第三天,部队打得没剩下几个,最后就剩下蒋庆泉。后来,敌人爬到了他的碉堡顶上。绝境中,他对着步话机高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

不久,蒋庆泉的声音消失了。直到当天下午三四点钟,战友们都没有找到蒋庆泉的遗体。大家都觉得他已经牺牲了。当时,洪炉作为战地记者找到和蒋庆泉一直保持通话联络的陆洪冲、谷德豪等人,采访、整理蒋庆泉的英雄事迹,



傣族村寨(炭笔淡彩) 洪炉 作

向志愿军总部报告,准备给他请功。洪炉写了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文稿中将“向我的碉堡开炮”简化成“向我开炮!”

蒋庆泉的事迹正准备在部队开始宣传时,谁知,美国提供的被俘志愿军名单里有蒋庆泉的名字,按当时规定,作为战俘是不能宣传的,文章也不能在报纸上发了。大家都觉得很惋惜,作为战俘就享受不到本该属于他的荣誉。但是,那句著名的“向我开炮”迅速在军中流传。

时间刚刚过去两个月,在夏季战役中,一个叫于树昌的战士在蒋庆泉的事迹感召下也同样喊出“向我开炮”的呼声,炮弹呼啸着在阵地落下,于树昌和100多个美国兵同归于尽了。因为过程基本上一样,洪炉就把写蒋庆泉的稿子拿出来,两篇通讯集中到于树昌一人身上。文章在《人民日报》《青年报》发表后影响很大,后来全国各地的报纸都转载了。

自《英雄儿女》公映后,洪炉就萌发了寻找蒋庆泉的念头。他先后撰写了《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铁闻》和《呼唤“王成”:你在那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文章,寻找似已消失的蒋庆泉。

直到2010年,洪炉才找到选择沉默、隐匿那段“不光彩”历史的蒋庆泉。在洪炉邀请下,蒋庆泉第一次参加了志愿军老兵纪念聚会。那次聚会,蒋庆泉记下了让他感动不已的一幕。

当主持人讲完蒋庆泉的故事时,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那是当年志愿军一位兵团级的首长。身旁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人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老人被搀扶上台,他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蒋庆泉对洪炉说:“这一天来得不晚,让我在人前当个光明磊落的人!”

三

抗美援朝之后,洪炉才到北京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再回军队当了30多年的美术编辑,并以美术记者身份跑遍了边防,南到海南广西,北到黑龙江大兴安岭。照他的说法,每一页每一段都丰富多彩又回味无穷。

上世纪50至70年代,洪炉在《解放军战士》和《解放军报》工作,创作和发表了大量美术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术展览,代表作有《正义的怒潮》《教训侵略者》《张思德》《焦裕禄》《王杰》等。文化大革命中,洪炉受到严重迫害,被开



长征红军写的标语(炭笔淡彩) 洪炉 作



除了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后获平反归队。他先去了红军长征路,再去新疆走访边防,以许多文字和美术作品,记录反映了各地军民丰富多彩又艰难困苦的斗争生活,在发表和展出后获得广泛好评。

上世纪80年代,洪炉调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后又开始了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和出版了《我们十八岁》《王稼祥一生》《李伯川传》《从“山大王”到“红太阳”》《伍修权传》等。他主编的《毛泽东故事100则》被列为全国青少年读物。他还曾为老革命家代写回忆录多部。

在总参,洪炉与莫言属于同一个单位,干着同一行业,又在同一处领工资,一起参加本单位的各种活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洪炉说要研究莫言。他两次到山东高密、淄博等地采风,写出了《对莫言的探索寻根与研究》《试将莫言比浩然》等论文。他在研讨会上说,莫言获奖,首先还是由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全面改革、发展,才使莫言获得了相对宽松包容的创作环境,他才能“天马行空”地遨游于文学高空之中,也才能创造出那么多独具特色的作品。同时,借着对外开放的机遇,莫言的作品陆续走向国外,被世界各大国译介出版并广为发行。

四

洪炉“文革”时在家乡接受劳动改造,得到了乡邻的照顾和亲友的帮助。这段历史,对他的人生影响很大。他平反后,念念不忘老家的人们,为此写了很多回忆文章。

几十年来,洪炉常挂嘴边的话是:“一个人要常怀感恩之心,常存感恩之情。”1991年,他回泰兴举办了个人书画展。近年来,他一直有个愿望:把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无偿地捐给家乡。洪炉说,我没有什么财产,但我有几万册书籍和大量藏品,打算给家乡建个图书馆,让年轻一代了解历史,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虹桥镇图书馆即将建成。

洪炉最近回家乡,应当地党委之邀,给党员干部作了“弘扬党的优良传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报告。虽然年过古稀,但作起报告来,声音洪亮,情绪高昂,极具感染力和震撼力,台下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在报告中讲述了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他告诉大家,许多英雄都是默默无闻的,能被发现并宣传出来的仅是少数。他说,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我们的事业就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就会无往而不胜。

古老的龙游河、运盐河(即今通扬运河)是我们如皋人的母亲河,一直流淌在如皋人的血脉中。小时就听大人们说,我们如皋的河啊,一条从南向北,一条由东而西,纵横交错,从迷迷糊糊的西汉王朝深处潺潺缓缓流过来,流成一方形,便成了内城河,名玉带河,又流成一圆形,便成了外城河,名濠河……

古建筑专家陈从周曾说:“城池拥有‘双环城河’是罕见的,这是古城如皋的特色。”他不顾年迈体弱,从1980年起先后8次来到这座小城,盘桓在“双环”水边。于是才有了2001年8月,市政府下决心投巨资整治城河,疏浚河道,两岸驳坡,埋设排污管道,内外城河转瞬由百年龙须沟变成了现代风光带,内城河成了名副其实的玉带河,外城河更是焕然一新,风光亮丽。从此,这对姐妹河,一起站在新世纪的新起点上,揭开了新篇章。

在如皋的历代文献里,北宋的城河流出了雄伟的谯楼,明朝的城河流出了东门靖海门、南门澄江门、西门钱日门、北门拱极门,挡住了倭寇的侵扰,守护着如皋世世代代的安全和温馨。如今的城河则流出了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内城河沿岸的东水关、灵威阁、定慧寺、集贤里,外城河沿岸的文昌阁、丞相亭、范公苑、射雉亭……整个古城耀眼的人文景观几乎全揽在水边了。在安定广场,北宋教育家胡瑗目光炯炯,如同在讲堂上督促着莘莘学子们刻苦读书;在李渔博物馆,明末大文豪李笠翁的一系列优秀作品得以清晰展示。

特别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内城河畔赫然矗立的两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是大名鼎鼎的水绘园,至今仍在弘扬辟疆、董小宛的坚贞民族气节,令游人流连忘返;二是“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校”,中国第一所地方公办现代中等师范学校,100多年前就把乡贤贤子炳“启迪心智,御侮图强,洗雪国耻,振我华夏”的理想散播。

我老家住在邵家巷薛家湾,我上小学时只要跑100米就能爬到破旧的靖海门城楼上玩。有道是,山有仙则名,城有水则灵。有了水,城市就灵动起来,活泛起来。如今,我站在新靖海门城楼上放眼望去,最尔小城里,如果没有城河水的滋润,露香园、水绘园、三瑞园……何以能这样郁郁葱葱、鸟鸣相闻?如果没有城河水气氤氲,全城大家小户的天井、厅堂、窗台、案头……能这么鲜活着花木盆景的绿色和芬芳?

我有时甚至认为,我们双城河环抱的如皋县城就是摆放在江海平原上的一座巨大盆景。实际上,如皋的盆景是出了名的。特别是如皋盆景“云头雨足美人腰”,造型优美妩媚、巧夺天工,整体构架酷似道家符号“太极图”,美妙而传神地诠释出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华灯初上,月色如银。沿河饭店一家又一家地挑开了门帘,沿河的民居饭桌上也开始热气腾腾起来,双环城河把“美食如皋”的灿烂笑露在碧波荡漾中闪闪烁烁地绽放出来。据说董小宛曾在水绘园里生活过8年。她对乡土菜肴进行加工提升,精心创制出众多“董菜”,“蒲、藕、笋、蕻、鲜花、野菜、枸、蒿、葱、菊之类,无不采入食品,芳旨盈席”。现在,虎皮肉、扒猪蹄、灌蟹鱼圆等菜肴,烂漫开放在如皋小巷深处的青瓦屋檐下。双环城河上的晚风,吹过来的是一股又一股淡雅而鲜美的如皋味道。

双环城河上,美丽的风景到处皆是。面河而居、枕河而眠、携波而行、依水而憩的民居,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胜迹美景触目皆是。古刹黄墙、塔影巍峨,青砖黛瓦、绿树流韵,映在影影绰绰的碧波荡漾中。双城河上的20多座桥,哪一座不是风景中的风景。河中的水如苏杭的绸缎一般,那么精致、秀丽、优雅,适宜人静静地坐在水边,用手去抚摸,用脸去亲近,用心去品味。我常常牵着晚风,挽着碧波,呼唤吊桥的乳名,念叨岸柳的身世,我念念不忘掉落在河心的那些湮没的辉煌、寂寞的悲壮、凄美的旖旎……无论是两岸桃红柳绿的早春二月,还是漫天飞雪的隆冬严寒,无论是青烟袅袅升腾的朦胧清晨,还是满河流金烁银的残阳夕照,我常在河边读出诸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意境,那意境叫人想起林风眠的水彩,或是陈逸飞油画。

如今,城河上空飞机翱翔,城河东廊铁路呼啸,城河南郊传来车轮启碇声,都似飞针引线把高速发展的小康如皋紧紧缝在世界经济的衣襟上,但这绝没有影响双城河生态质量。双环城河年年月月锲而不舍地流着,流出了如皋的碧水蓝天,流出了城市的绿荫沉沉、鸟鸣声声,流出了古邑的清新一气和窗台上一张张的笑脸……

如皋还是个知名的长寿县。史载康熙、乾隆年间共举办过6次“千叟宴”,90岁以上的老人就能恩准坐到皇帝身边。如今,如皋140多万人口中就有百岁寿星267位,仅双环城河两岸就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生活着近40位百岁老人,这是如皋最美的风景!

■ 行走

城河品美

□ 陈根生